



天使劍客

古玉著

天 侠 剑 客

Tianxia Jianke

古 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,16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1

1991年6月第1版

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4,000

责任编辑:马达骥

责任校对:禾 丽

封面设计:杜凤宝

ISBN 7-5313-0581-x/1 • 548

定价:24.80元

第五十九章 奇危异祸

葛炜目送三人背影离去，缓步走到梅绛雪的身侧，瞪着一双眼睛，望着她匀红的嫩脸，一语不发。

梅绛雪一颦秀眉，道：“瞧着我干什么。”走到石室一角，盘漆坐了下去。

葛炜微微一笑，追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这石室中究竟有什么危害，人在室中会非死不可呢？”

梅绛雪道：“那是一种异常神秘的力量，只怕当今之世，也没有人能够解得那神秘力量的来源，武功再高，也无法和这力量抗衡，你还是走了的好。”

葛炜道：“当真么？”

梅绛雪道：“我骗你做什么？”

葛炜缓缓转过身子，直向石门走去。

梅绛雪暗暗忖道：古语说蚂蚁尚且贪生，看来这道理真不错，此人适才当着石三公等人之面，坚持要留这石室之中，言词间何等豪壮，此刻却又自行离去！

付思之间，只见葛炜关好了两扇石门，又缓步走了回来，盘膝在梅绛雪对面坐下。

梅绛雪忽然感觉到芳心中一阵跳动，慌忙闭上双目，但

她波动的心神，却无法立刻安定下来。

垂死的心情，使她想到了很多从未想到过的事情，她害怕葛炜当真的陪她等候那自然危害带给人的死亡，少年男女，相对而坐，死于一室之中，这情景难免要出闲言风语，但她又不愿葛炜真的离去，她难耐从容待死前那份寂寞……

正当她心事纷至沓来之际，忽听葛炜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惜一个人一生之中，只能死去一次，无法把死亡的味道留诸后世，转告他人。”

梅绛雪霍然睁开双目，只见葛炜瞪着一双圆大的眼睛，凝望着自己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害怕，快滚出去，谁要你留这里了。”

葛炜看她嗔怒之间，别有一番娇态，大为神往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一个人长的好看，不论喜笑怒骂，都别有一番动人的风韵。”

梅绛雪怒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惹得我火起来，先杀了你。”

葛炜叹道：“我如怕死，也不会留这石室中陪你了，唉！只有两棵心事，使我死的有些不安。”

梅绛雪道：“什么心事？”

葛炜道：“第一颗心事，我在死亡之前，未能和我兄弟说几句话，见上最后一面，有负作兄长的友爱之情。”

梅绛雪道：“第二颗呢？”

葛炜道：“第二颗心事，倒和姑娘有关，我看过你的愁苦、怒骂，无不别具风韵，但却没有看过你的笑容，死了未免有些可惜。”

梅绛雪怔了一怔，怒道：“你这人如此轻薄……”站起身

子走到另一处壁角盘膝坐下。

葛炜追了上去，说道：“你不肯笑给我看，那也算了，何苦生这么大的气呢？”

梅绛雪反手一掌拍了出去，口中怒道：“滚开去，别走近我。”

只听啪的一击，一掌正打在葛炜的脸上，打的葛炜一连向后退了三步，半颊红肿，指痕宛然。

梅绛雪原没有料到他竟不肯闪避，硬受一掌，看掌势打的如此厉害，想他定然恼怒，出手反击，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梅绛雪意料之外，葛炜不但不出手反击，反而满脸笑意，远坐在数尺之外，说道：“姑娘如此厌恶于我，在下不再相扰就是。”

梅绛雪暗暗叹息一声道：这人对我这般钟情，真于同生共死，那是比方兆南对我好的多了，可惜我已和方兆南对月缔盟，结作夫妇，今世生作方家人，死为方家鬼，如何再能对他人生出惜怜情爱……

她愈想愈觉心中紊乱，慌忙运气调息，收慑心神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候，突觉全身一麻，本能的一跃而起。

睁眼看去。只见葛炜也跳了起来。

那疯疯癫癫的言陵甫，似是被那地上冲出的神秘力量，烧的乱蹦乱跳，生似一个赤着双足的人，行走在烙铁之上，脚一着地，立时就跳了起来。

梅绛雪一沉真气，落着实地，登时感觉到一股奇异的热流，由地上传达全身，酸麻难耐，但她死志已决，提聚真气，凝立不动，任由地上冲出的神奇热流，传达全身。

葛炜是已被热流烧的难再忍耐，飞身一跃，落在梅绛雪的身侧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咱们就要死了。”

梅绛雪冷冷的望他一眼也不理他。

葛炜不自主的跳了几下，道：“梅姑娘，你笑一下给我瞧瞧好么？”那神奇的热流，愈来愈强，感受之人，不自禁全身颤抖，这几句说的十分艰苦，一字一顿。

只听言陵甫痛苦的吼叫之声，响澈石室，震耳欲聋。

葛炜头上汗水如珠，滚滚而下，脸色苍白，气喘如牛，但他双目之中，却流露出无限的渴望之情，凝注在梅绛雪的脸上。

一缕怜惜之情，泛上了梅绛雪的心头，暗暗付道：再过上片刻工夫，我们都将被这地上泛起的奇异热流，生生烧死，笑一下给他瞧瞧，打什么紧，强行运气，展眉一笑。

她虽存必死之志，耐受痛苦之力，坚逾常人，但那地上传出的神奇力量，十分怪异，传入人体，奇酸奇麻，全身各处，无不随着那传入的热流颤抖，颦眉微笑，全身抖动不息。

葛炜大声喝道：“能得一睹姑娘笑容，死而何憾，活罪难受，我要先走一步了……”举起右掌，正待自点要穴，忽觉强大之力，直撞身上，身不由己的向梅绛雪冲了过去。

原来言陵甫满室乱蹦乱叫，一下摔在葛炜身上。

梅绛雪素腕挥动，轻轻一推葛炜的身子，希望能把他撞来之势稳住，却不料她也被那地上传出的奇异力量，烧的全身酸麻，没有了半点气力，吃葛炜一撞，竟也向一侧滑撞过去。

砰的一声，摔在山壁上。

葛伟借势倒跃而退，一脚踏在一块突出的石块之上，那地上泛起的奇异力量，立时断绝，但那石块甚小，仅可容下一双脚踏上一半。

低头看去，只见右脚之下，竟然是一个装满丹药的磁瓶。

那石壁上的神奇力量，似是更为强烈，梅绛雪一撞上石壁之后，立时香汗淋漓，秀眉紧蹙，似是在强忍着无比的痛苦。

葛伟脚下微一加力，跃落到梅绛雪的身侧，探手一把，把她抱了起来。

梅绛雪冷然喝道：“不要动我。”一掌拍了出去。

葛伟已挨了一记耳光，知她落掌奇重，赶紧松了梅绛雪，倒跃而退，他已暗中算好那磁瓶距离，直落之间，刚好一足落着在瓶上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梅绛雪闭目而坐，满脸汗水如雨，但她耐性坚强，仍然不跃起呼叫，葛伟略一犹豫，看准她几处晕穴，一跃而上，挥手点了她的穴道，再探手猛力一拉，抱入怀中，倒跃落在磁瓶之上。

这时，疯疯癫癫的言陵甫，已然被那地上升起奇异力量，烧的满室乱跳，有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处境甚是凄凉，惨不忍睹，葛伟虽有救他之心，但那磁瓶太小仅可容一足踏立，怀抱一个梅绛雪，已经有些力不胜任，哪还有余力救他，只好硬下心肠，视作无睹。

低头看时，只见梅绛雪双目微闭，汗水渐落，显然，痛苦已消，只是她晕穴被点，昏昏如睡。

但闻言陵甫喝叫之声，愈来愈高，满室跃飞，汗落如

雨。

葛炜一腿站的酸麻，纵身一跳，换一双腿，哪知落足过重，磁瓶碎裂，瓶中丹丸，满地乱滚。

言陵甫筋力渐疲，跌倒地上，但他胸中难过，伸手到处乱抓，抓起了两粒丹丸，随手放入口中，吞了下去。

葛炜看他手腿挥动，愈来愈缓，似是已无力抗拒那神奇的力量，面临死亡边缘，心中大生不忍之感，暗道：“这磁瓶破裂之后，站立反觉舒适甚多，我如把这磁瓶碎片分开，或可容两足站立，那时再救言陵甫，当非难事。”心念一转，一跃而起，右脚离地之时，故意用力一拨，果然把那碎裂的瓶片，拨出了几片，分落双足之上，右臂挟着梅绛雪，高声喝道：“言老前辈，你还能动么？只要你能滚到我的身侧，我就有办法救你了。”

言陵甫抬头打量了两人一眼，突然纵身一跃而起，直向葛炜冲去。

葛炜淡然一笑，不退反进，伸手向言陵甫抓了过去，言陵甫跳冲过来，势道看去猛恶，其实来势毫无冲动，竟被葛炜一把抓住。

他像是神智恢复，默望了葛炜一阵，又缓缓闭上双目，动也不动一下。

葛炜双手平伸，就这般端着两人，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，只觉二臂酸痛愈来愈是厉害，只好缓缓把言陵甫向地上放去。

言陵甫似已是惊弓之鸟，大喝一声，突然疾跃而起，直向那石门冲去，脚尖一点实地，随着推出了一掌，准备一掌震开石门，借脚尖一点之力，穿出室外。

哪知言陵甫一着地，竟是毫无异样之感，拍向石门的一掌，亦被石壁挡了回来，原来那石门，只可由外向内推，外面却有坚壁所阻，推它不动。

只见言陵甫忍不住提起右脚，也在地上一蹬，果然，那神奇的力量，已然消失不见，赶忙拍开了梅绛雪身上被点的晕穴。

梅绛雪缓缓睁开了一双星目，挣脱了葛炜的怀抱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抱着我干什么？”

葛炜累的双臂酸麻，救了她的性命，不但未得她一句相慰之言，反遭冷语讽刺，不禁微微一怔。

只见言陵甫急急冲了过来，砰的一拳，直向梅绛雪迎面壁击过去，口中大声嚷道：“快还我的血池图来！”

梅绛雪娇躯疾闪，避开一击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此刻已然身在血池中，还要什么血池图。”

言陵甫经过那一阵奇异力量的冲烧之后，神智忽然清醒过来，目光环扫了一周，突然对那三个长髯道人拜了下去。

梅绛雪看他举动如常，疯癫之症，似已痊愈，心中大是惊奇，暗道：“天地间事，当真是无奇不有，想不到这石室中的奇异力量，竟然能疗治好他的疯癫之症，这也算是异数了……”

葛炜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言老前辈，这三座身着道装的雕像，是谁？”

言陵甫拜了两拜，站起身子，肃然说道：“乃在下师父罗玄遗像。”

葛炜仰脸大笑，道：“恭喜言老前辈，你那疯癫之症，完全好了？”

言陵甫回身抱拳道：“小兄弟一番相救之恩，在下当深铭肺腑，终身不忘。”

显然，他的神志恢复甚早，对葛炜相救之事，记忆甚详。

葛炜暗暗忖道：如若不是你身上带那装满丹丸的磁瓶，使我有一点立足之地，只怕我也早被这地下泛升而起的热流，活活烧死了，世间事因果报应，循环轮转，真不知是你救了我，还是我救了你……想到感慨之处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谢我了……”

言陵甫已然神智全复，不待葛炜话完，立时正容接道：“老夫为人，一向恩怨分明，一丝不苟，救命大恩，岂可忘去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投注到梅绛雪的身上，接道：“此室之中，既有仙师罗玄的雕像，血池之说，自是不假……”

梅绛雪道：“何止不假，而且是千真万确。”

言陵甫一伸手，道：“拿来，还了我的血池图，咱们昔年结下的恩怨，就此一笔勾销。”

梅绛雪秀眉一耸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人已在血池之中，还要的什么血池图。”

言陵甫道：“老夫要依图索骥，寻找在下师父的遗物。”

梅绛雪摇头叹道：“你为那失去的‘血池图’急的得了疯癫之症，一世英名尽付流水，大病初愈，仍然念念不忘此物，唉！”

言陵甫纵声大笑，道：“老夫如若能得了恩师遗物，不出十年，不但可尽复失去的英名，而且当今武林之上，再想找上一个敌手，只怕也不是容易的事了。”

梅绛雪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你也不用讨还血池图了，

我带你去罗玄老前辈遗物存放之处就是。”

言陵甫喜道：“好极，好极——”

梅绛雪道：“你先别高兴，罗玄遗物存放之处，云集了甚多高手，只怕你遗物未得，反倒赔上了一条老命。”

言陵甫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带老夫前去瞧瞧再说。”

梅绛雪道：“好吧！你要自寻死路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！”
拉开石门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只见石三公、曹燕飞和童叟耿震，盘膝坐在石道之中，闭目运息。

原来三人正在依照梅绛雪传授的口诀，疗治伤脉。

石三公首行警觉，霍然睁开双目，欠身而起，抱拳说道：“不出在下所料，姑娘果然无恙。”

梅绛雪道：“活着有什么好！”大步向前走去。

曹燕飞、童叟耿震齐齐站起身来，三人相互望了两眼，随在梅绛雪身后走去。

穿过了一条甬道，又回罗玄存放遗物的石室。

放眼看去，只见青云道长，和那红衣少女相对而立，平剑护胸，对峙不动。

两人的身上，都已被鲜血浸湿，想见适才两人搏斗争之凶险，猛恶，彼此都受了数处剑伤。

陈玄霜却坐在石室一角，伸出右掌，抵在方兆南的背心之上，满脸汗水滚滚，有如不胜负荷。

梅绛雪一皱眉头，伸手指着石室一侧木案上的存书，说道：“罗仙师遗物，在那里了，你去取吧！”

言陵甫回顾了石三公等一眼，大步冲入石室，直向那存书之处奔去。

他刚刚行近木案，那红衣少女，突然一睁双目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扬腕一剑，疾刺过去。

言陵甫陡然倒跃而退，避开了一剑。

梅绛雪格格大笑一阵，回头对葛炜、石三公等说道：“你们哪一个喜欢罗玄的遗物，尽管去取——”

她冷肃一笑，又道：“青云道长和我二师姐，都已剧战受伤，有如强弩之末，纵然有心护书，亦是心力不逮，言陵甫疯病初愈，难耐久战……”目光缓缓由石三公、曹燕飞、耿震脸上扫过，道：“你们三人武功虽高，可惜伤脉未愈，虽经我传了口诀，但时间尚短，如经剧战，势将发作，那位黑衣姑娘，正图以内力打通她师兄的生死玄关，以解他被伤脉穴和腹中剧毒，自不量力，已然成骑虎难下之势，最终的结局，必然是力尽而死，还害他师兄相偕随亡。——”目光一转，凝注到葛炜的身上，道：“眼下之人，只有你是得到那罗玄遗物之人。”

葛炜摇头说道：“在下只望能终生相随姑娘，心愿已足——”

梅绛雪芳心一震，道：“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葛炜凄苦一笑，道：“执鞭坠镫，听凭使唤。”

梅绛雪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这人没有出息。”转身向前走去。

葛炜微微一笑，随在梅绛雪身后而行。

石三公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耿兄，咱们要怎么办？”

耿震正待答话，忽听方兆南大声叫道：“梅姑娘。”

梅绛雪如受人重重一击般，娇躯突然一颤，缓缓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你还记着我么？”

陈玄霜举起左手，用衣袖擦拭一下汗水，道：“方师兄，你不能说话。”

梅绛雪人已走回到石室门口，听得陈玄霜的话后，突然又停了下来。

言陵甫避开一剑之后，立时凝立不动，暗中运气相试，自觉出武功未失时，才飞身一跃，避开那红衣少女，又向那书案之上飞去。

青云道长忽然一睁双目，挥臂一剑扫了出去。

言陵甫这次不再闪避，竹杖一挥，架开一剑。

青云道长虽受剑伤，但他功力，并未失去，言陵甫悬空接剑，先已吃亏，剑杖相触，言陵甫前冲之势顿然受阻，被震落实地。

石三公望了望那存书，又回头望了望梅绛雪，心中暗暗付道：看眼下尽残石室之人，个个都成了强弩之末，如若梅绛雪带着葛炜走去，我和耿震联手出击，不难一举中人，这罗玄遗物，岂不为我两人所得，然后再依照梅绛雪相授的口诀，疗好受伤的脉穴，再出血池，争霸武林，当今之世，还能有几人能和我抗拒。……

他心中打着如意的算盘，不自觉的流露出一丝诡诈的笑意。

言陵甫脚落实地，略一调息，立时挥杖向青云道长攻去。

两人杖来剑往，倏忽之间，已经相交了十三四招，言陵甫一心求得罗玄遗书，不顾大病初愈后体力未复，竭尽所能，挥杖猛击。

青云道长接下他十几仗后，身上剑伤受到了急剧的震动，

伤口破裂，鲜血泉涌而出。

他似是自知已难再撑多久，不顾剑伤剧疼，全力挥剑反击过去。

剑风似轮，寒芒点点，果然把言陵甫迫的疾向后面退去，借势一收长剑，高声说道：“曹道友、石、耿两位老前辈，贫道全身连受了九处剑伤，心力已感不支，只怕十合之内，要伤在这人竹杖之下——”疾扬长剑，封开了言陵甫攻来的一杖，刷，刷反击二剑，又把言陵甫迫退了两步，接道：“这罗玄遗书，关系着今后武林中正邪消长之机，如若得所非人，非同小可，这位红衣姑娘，和贫道硬拼，闹的两败俱伤，三位不论那个出手，都不难取得此室中的罗玄存书……”

言陵甫竹杖攻势，突转凌厉，迫断了青云道之言。

梅绛雪呆呆的站了良久，不闻方兆南再说话，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这般人个个心贪罗玄遗书，妄想求得武功真诀，练成天下第一高手，那就让他们自相残杀，尽死于此算了，方郎既对我毫无情意，又一直不肯相认我是他们方家之人，我何苦再多管他的闲事……

正待回身不顾而去，忽见方兆南重又睁开了微闭的双目，高声说道：“梅姑娘，我求你作一件事，好么？”

梅绛雪暗道：哼！哪有这等没有志气的丈夫，对自己妻子说话，也是满口请啊求啊的……口中却柔声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她早生怜爱之心，这一句话柔媚悦耳，动听至极。

陈玄霜突然尖声叫道：“你不会好好的说话么，娇声嗲气的干什么？哼！贱骨头。”

梅绛雪秀眉耸动，闪掠过一抹杀机，正待反唇相讥，忽

听方兆南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梅姑娘，你把罗玄的遗书烧了吧！”

梅绛雪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迈步走了过去。

石三公、耿震、曹燕飞都不禁为之震动，齐齐举步追了过去。

那长剑支地，闭目养息的红衣少女，突然一睁双目，道：“三师妹，你当真要听他的话，烧去罗玄这存书么？”

梅绛雪道：“自然是当真了。”

红衣少女身子一摇，突然举手一剑，刺了过去。

梅绛雪冷笑一声，娇躯一闪，避过长剑，巧快绝伦的欺身而上，素手一挥，啪的一掌，击在那红衣少女手腕之上，长剑应声而落，梅绛雪头也不转的向那存书走去，伸手从怀中取出火摺子，捡过一本红绢封皮的存书，烧了起来。

言陵甫突然大喝一声，舍了青云道长，疾向梅绛雪扑了过去。

葛炜右手一扬，打出一记无影神拳。

言陵甫猝不及防，吃那无形劲力一撞，斜里向一侧退去。

他大病初愈，元气未复，如何能挡得葛炜全力一击，斜退了四五步，仍然拿不住桩，终于一跤跌倒地上。

这时，石三公、耿震等，都已围拢上来，眼看着梅绛雪燃火烧书，心中疼惜异常。

石三公忍了又忍，仍是忍耐不住，拱手说道：“姑娘，这罗玄存书虽可为恶，但亦可为善，全在得书的人心念之间，你如把它烧去，岂不有负了罗玄一生的心血。”

梅绛雪一反冷漠的常态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可是想要一本瞧瞧么？”

石三公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倒无得书的雄心，只是觉得这等宝贵之物，如若一旦毁去，实在是太可惜了……”

梅绛雪接道：“只要你不想要，管它可不可惜。”

石三公愣了一愣，道：“好物人人见爱，何况绝学秘笈，在下想倒是想，只是……”

梅绛雪随手抓了一本黄绢封皮的，丢了过去，道：“你想要，你就留下一本瞧瞧！”

石三公接住抛来之书，又是一呆，暗道：这丫头的性格当真叫人难以猜测。……

耿震眼看石三公得一本秘笈，大是眼红，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久闻罗玄之名，可惜缘慳一面，甚想瞧瞧他手篆遗书，也可聊慰仰慕之心。”

梅绛雪道：“你也想要么？”

随手抓了一本，投给耿震。

曹燕飞道：“姑娘，本座也想见识见识罗玄的笔迹……”

梅绛雪道：“好吧！也给你一本。”

言陵甫大喝一声，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老夫也要一本。”

梅绛雪随手抓了一本，投了过去。

那红衣少女道：“三师妹，咱们同门一场，无情有义……”

梅绛雪道：“不要说啦，你也分一本吧！”目光扫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还有哪个想要。”

她一连喝问数声，无人接口。

青云道长目注那燃书的火焰，逐渐高张，除了梅绛雪分

出的五本之外，大部存书都将付之一炬，精神忽然一懈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烧的好，虽然未能一起烧光，但总算去了大部祸害……”打了几个跟跄，跌到地上。

梅绛雪眼看存书尽燃，缓步对着方兆南走了过去。

只见陈玄霜头上的汗水如雨，全身的衣履尽湿，方兆南面色惨白，身躯不停的抖颤，心知两人已同时陷入了危恶之境，陈玄霜功力不够，任性强行，妄图打通方兆南的生死玄关，哪知竟然把他全身气血一起逼入内腑，激发伤势，造成危局，本身也因力将尽，体能不支，岌岌可危。

梅绛雪看了一阵，突然出手一指，点了方兆南的“百汇”要穴，一掌拍在陈玄霜背心之上。

陈玄霜娇身一颤，内力反聚，气血直冲而上，头一晕眩，顿时昏了过去。

当她睡醒之后，景物已然大变。

只见自己斜靠在一堵石壁之上，方兆南仍然紧闭着双目，似是沉睡未醒，听他呼吸均匀，似已渡过危境。

全身白衣的梅绛雪，肃然站在两人身前，石三公、青云道长等，都已踪影不见，只有葛炜一人站在她的身后。

陈玄霜缓缓站起了身子，暗中运气相试，觉出武功并未失去。

只听梅绛雪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复元的这等神速，倒是出了我意料之外。”

微微一顿，指着方兆南接道：“他身上的剧毒已除，再经一阵调养，当可慢慢复元，血池中罗玄存物已毁，再无可留恋之物，右面一条通道，是出这血池的密径，逢弯右转，即可安然而出，你快些带着他走吧！”